



世界 短篇小说 名篇导读 [上]

SHiJie duanPianXiaoSHuo
MingPianDaoDu

当晚，当太阳在地峡彼端沉下，
一个阳光辉煌的白天已经消逝，马上就接上了一个没
有黄昏的夜晚，那新任的灯塔看守

人显然已经就职了，因为灯塔已照常把明亮的光
映射在海面上。夜色时分平静，是真正的热

带景色，空中弥漫着澄澈的雾，在月亮的
四周形成了一大圈柔和而完整的彩

晕；大海只因潮水升降而微有动荡。史卡汶思基立在
露台上，从下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小黑点。他努力想收束

他的种种思想，以接受他的新职位；但是他的心
绪紧张得竟不能有秩序的思索。他此时的感觉，有

些象一头被追赶的野兽，终于在人际所不能
到的山崖或洞窟里，获得了藏身之处。他终于

刘国屏／方志九主编 安全之感使他
满溢着说不出的幸福。现在，在

这个小岛上，回想起从前种种漂泊，不幸和失败，简直可
以付之一笑。他实在象一只

船，帆桅绳索都被风暴所摧折，从云端
里被抛入海底了——一只被风暴打满了风

暴和水花的船，但它还是曲折前进，到达
了港口。当他把这种风暴的情景，和

如今正在开始的安静的未来生活相比较的
时候，这种惊涛骇浪便在他心头迅速地一一映现。





世界

短篇小说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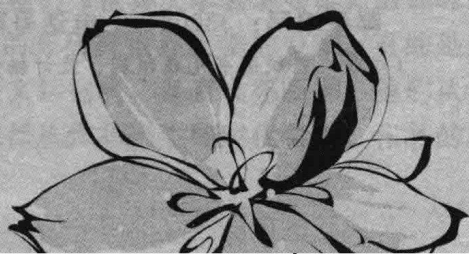
名篇导读

SHiJie duanPianXiaoSHuo MingPianDaoDu

当晚，当太阳在地线彼端沉下，一个阳光灿烂的白天已逐渐消逝，黄昏的白天已有了黄昏的傍晚，那新红黄昏的傍晚，那新任人显然已经就眠了，显然已经就眠了，因映射在海面上，夜色射在海面上，夜色时带银色，空中弥漫着银色，空中弥漫着澄四周形成了一大圈柔和周形成了一大圈柔和，大海只因潮水升起，大海只因潮水升起露台上，从下面看上台，从下面看上台，他的种种思想，以接应的种种思想，以接受绪紧张得竟不能有秩序的思想，他向那些些象一头被追赶的野兽，终于在人所不能到的山崖或洞窟里，获得了藏身之处，他终于刘国屏方志九主编 安全之感使他洋溢着说不出的幸福，现在，在这个小岛上，回想起从种种神漂泊，不幸和失败，简直可以付之一笑，他实在象一只船，帆桅绳索都被风暴所摧折，从云端里被抛入海底了——只被风暴打满了风暴和水花的船，但它还是曲折前进，到达了港口，当他把这种风暴的情景，和如今正在开始的安静的未来生活相比较的时候，这种惊涛骇浪便在他心头迅速地一掠而过。



2106.4
L614.0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短篇小说名篇导读/刘国屏, 方志九主编.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3 重印

ISBN 978-7-80647-157-9

I. 世… II. ①刘…②方… III. 短篇小说—文学评论—世界
IV. I1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2342 号

书 名: 世界短篇小说名篇导读

主 编: 刘国屏 方志九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 WWW.BHZWY.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5

字 数: 33 万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定 价: 87.00 元 (全三册)

书 号: ISBN 978-7-80647-157-9

邮政编码: 33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责任编辑：黄朝晖

特约编辑：王志斋

封面设计：钟灵



序

邓光东



序

古往今来，大凡小说家，尤其是世界闻名的小说大师，几乎都写短篇，且不乏精品名作。其中，不少是世界文库中的瑰宝。她们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熠熠闪光，光耀全球，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些文学大师，或因他们生活的国度不同，或因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别，或因他们成长的经历各异，或因他们思维方式的特殊，……因而创作了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短篇小说精品——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眼光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生活、直面人生，用尽可能短的篇幅和精彩的语言，生动地描绘着他所处的那个国家、那个时代不同层面的社会生活，描绘着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讲述着许许多多曲折离奇、动人心魄的故事，塑造着许许多多不同思想情感、不同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从而，深刻地揭示着他所处的那个国家、那个时代的各种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充分地表现了作者的爱憎立场，是非观念，价值取向，审美情趣。

读懂这些作品，对于了解世界历史、熟知外国文学的读者，或许并非难事。然而，对于大多数一般读者特别是今天的文学青年，由于国家、民族、历史、习俗等原因，可能对许多世界著名短篇小说的阅读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或障碍，尤其是对每个短篇所表现的深刻思想内涵和主题难于完全把握。

应当感谢刘国屏、方志九两位同志，以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他们为广大读者主编和出版《世界短篇小说名篇导读》一书。《导读》共收录了不同时代世界各大洲短篇小说名篇导读文章计 176 篇，作为该社早已问世且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世界文学名著导读》的姊妹篇即将付梓。《导读》的作者们，有的是研究世界文学的专家，有的是多年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教授，既有文坛宿将，又有文苑新秀。他们从世界文学殿堂中撷取一颗颗明珠，大都从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作品的思



想内容、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以及作者生平、创作动机、艺术风格和流派等方面，分别进行了评析，为读者更好地阅读这些名篇提供不可或缺的背景材料和理解思路。它所起的是一种“导谈”的作用。

诚然，收入本书中的“导读”作品，不过是它们的作者读过这些名篇后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而每个读者当他悉心地读过这些名篇后自然也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与感受。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所有的文学名篇，从来就是那样耐人寻味，那样令读者心驰神往，给读者留下广阔想象空间。但无论如何，《导读》的出版发行，对每个热心和酷爱世界文学的读者，不啻是个福音。

写上这些话，作为《导读》第一个读者的读后感。不知正确与否。



序

2000年4月



Shi Jie Duan Pian 世界短篇

Xiao Shuo Ming Pian Dao Du 小说名篇导读

说名篇导读

总 目 录

序

上 卷

英国文学

法国文学

俄罗斯及前苏联文学

中 卷

俄罗斯及前苏联文学(续)

德国文学

奥地利文学

欧洲其他国家文学

美国文学

下 卷

美国文学(续)

加拿大文学

拉丁美洲文学

大洋洲文学

非洲文学

印度文学

日本文学

亚洲其他国家文学

后记



总
目
录



目 录

英国文学



目

录

司各特的《两个赶牛人》	文美惠 (1)
狄更斯的《穷人的专利权》	丁时义 (5)
哈代的《彼特利克夫人》	杜文玉 (9)
哈代的《三怪客》	茅于美 (12)
哈代的《儿子的否决权》	常 立 (17)
斯蒂文森的《天意和吉他》	李万钧 (21)
王尔德的《快乐王子》	王慕曾 (25)
康拉德的《黑暗的心》	高继海 (30)
吉卜林的《莫格里的兄弟》	李万钧 (37)
高尔斯华绥的《品质》	信 德 (43)
萨基的《敞开着的窗户》	李万钧 (46)
毛姆的《全懂先生》	石 磊 (50)
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	陈 静 (53)
乔伊斯的《阿拉比》	丘宝华 (58)
劳伦斯的《两只蓝鸟》	陈 惇 (61)
劳伦斯的《英格兰, 我的英格兰》	毕冰冥 (66)
曼斯菲尔德的《布列尔小姐》	唐月凤 (69)
曼斯菲尔德的《游园会》	钟 林 (74)
鲍恩的《魔鬼情人》	傅勇林 (77)
格林的《永久占有》	李万钧 (80)



法国文学

司汤达的《伐妮娜·伐尼尼》	曹淑芬 (85)
巴尔扎克的《无神论者做弥撒》	丁时义 (91)
巴尔扎克的《苏城舞会》	陈 静 (94)
巴尔扎克的《比埃尔·格拉苏》	方 平 (99)
巴尔扎克的《不可知的杰作》	成 凯 (104)
雨果的《克洛德·格》	江伙生 (109)
梅里美的《达曼戈》	吴顺之 (113)
梅里美的《马铁奥·法尔哥尼》	杜宗义 (117)
梅里美的《蓝色房间》	执 一 (119)
福楼拜的《一颗简单的心》	李健吾 (122)
都德的《柏林之围》	杜文志 (125)
都德的《最后一课》	陈 静 (127)
左拉的《陪衬人》	王 珊 (132)
左拉的《昂什丽娜》	黄月华 (137)
法朗士的《克兰比尔》	徐京安 (143)
莫泊桑的《羊脂球》	宗志文 (149)
莫泊桑的《勋章到手了!》	杜宗义 (154)
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	王培青 (157)
莫泊桑的《项链》	陈 惇 (160)
纪德的《沼泽》	葛 雷 (166)
菲利伯的《小弟弟》	徐大兰 (169)
埃梅的《穿墙记》	成 凯 (172)
萨特的《墙》	赵家鹤 (174)
特洛亚的《最好的顾客》	邓双琴 (178)
罗杰·布西诺的《经理的鼻子》	刘国屏 (183)

俄罗斯及前苏联文学

卡拉姆津的《可怜的丽莎》	张铁夫 (186)
普希金的《驿站长》	宗志文 (190)
果戈理的《外套》	葛杏春 (194)





赫尔岑的《偷东西的喜鹊》	杨正和 (199)
屠格涅夫的《木木》	杜文玉 (202)
屠格涅夫的《总管》	葛杏春 (205)
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	刘碧珍 (211)
列夫·托尔斯泰的《舞会以后》	王 珊 (214)
列夫·托尔斯泰的《琉森》	宋立明 (219)
肖洛姆·阿莱汉姆的《我的初恋》	杜文玉 (225)
契诃夫的《变色龙》	刘国屏 (228)



目

录



英国文学

司各特的《两个赶牛人》

文美惠



英国文学

司各特(1771—1832)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小说家,他的历史小说曾经风靡一时,影响了19世纪许多风格迥异的文学大师,如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美国的库柏,俄国的普希金等等。因此,司各特被尊为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者。他的《修墓老人》是革命导师马克思最喜爱的小说之一。他的作品至今仍然激动着大量读者。

与此同时,司各特也创作了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成为他作品中的珍品。这是一般读者所不熟悉的。其中,《两个赶牛人》是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有位评论家甚至认为,这是一篇可与莎士比亚作品相媲美的英雄悲剧。

《两个赶牛人》写的是两个不同民族的农村小伙子。他们一个是苏格兰人,一个是英格兰人,在从事赶牛的劳动中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后来,一次小小的误会在他们中间造成了隔阂。苏格兰小伙子罗宾遭到好朋友威克菲尔德的殴打,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奇耻大辱。出于强烈的民族观念,小罗宾拔刀杀死了好朋友,自己也束手就擒,甘愿以命偿命。

民族矛盾是这篇小说的中心主题。司各特的许多著名历史小说都描写了由于民族矛盾引起的暴动和历史上几次规模壮大的起义斗争。但是这篇小说和它们的写法不同。它没有写叱咤风云的苏格兰民族英雄,也没有写有声有色的战斗场面。而是只写了在两个民族“合并”后的和平时期里,发生在两个平常的农村青年之间的悲剧。然而这出短短的悲剧,却似一阵旋风,掀起了长期潜伏在貌似平静的英国社会生活底层的巨大民族矛盾的激流,和饱受歧视的苏格兰民族的悲愤抗议。

不了解苏格兰民族历史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场小小的误会竟会酿成如此悲惨的后果?在小罗宾头脑里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荣誉观念是怎样



形成的？我们还得从两个民族的历史，尤其是苏格兰民族的历史中去寻求这个悲剧的答案。历史上，苏格兰和英格兰是互相毗邻的“姊妹”民族，但是她们的关系并不总是像“姊妹”那样友好。两个民族间由于政治、经济、宗教等多方面的原因，曾经不止一次发生过敌对冲突。1707年，苏格兰终于被比她强大的英国“合并”，完全丧失了独立。自此以后，英国资本主义势力长驱直入，苏格兰古老的封建宗法制社会遭到彻底破坏。在英国统治者的大民族主义政策影响下，苏格兰的城镇手工业受英国工业品的倾销和排挤而纷纷破产，高原氏族土地被兼并成牧场，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流离失所。牧场上喂养的牛羊，被赶到南方供应生活富裕的宗主国英国食用，而像赶牛人小罗宾这样一些胼手胝足的苏格兰劳动者却常常受到“姊妹”民族的歧视和嘲弄，被讥为粗野、愚昧、落后。这当然是生性高傲、豪迈的苏格兰民族所无法容忍的。在“合并”以后，苏格兰高地人民为了摆脱英国控制，曾经举行过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苏格兰民族热爱独立自由的斗争精神却传到了下代人身上，造成了他们独特的刚强性格，也形成了他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一旦他们认为受到侮辱，就会拼死相争，不惜牺牲生命来维护民族的尊严。小说里，在小罗宾这个赶牛人身上就集中体现了这种独特的民族性格。

司各特出生在苏格兰，对苏格兰人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早就不满于英格兰人对自己民族的不公平待遇，因此，在小说《威弗利》总序里说，他十分佩服爱尔兰女小说家埃治渥斯，因为她笔下的出色的爱尔兰人物大大帮助了英格兰人对他们的了解。于是，他也想用同样的方式把“自己民族的人民介绍给姊妹国家的人民，为他们的美德赢得同情，为他们的缺点争得宽容”。他既然说到“美德”和“缺点”，当然就是指他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把他的苏格兰主人公介绍给读者。在《两个赶牛人》里，他正是这样做的。

小说的前半部分，作家用抒情的语言描写了小罗宾和英格兰赶牛人威克菲尔德之间深厚的友谊。小罗宾虽说只是个普通的赶牛人，但是他却有一部值得自豪的家史。他的祖父是苏格兰著名的英雄人物罗伯·罗伊——1715年民族起义的首领之一——的“亲密朋友”。小罗宾虽说还年轻，在自己的家乡已经是个“头儿尖儿的人物”，受到乡亲们的器重和信赖，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牛群托付给他。他也深以自己的家世自豪，决不愿由于自己而给光荣的家世带来半点儿玷污。

另一方面，小罗宾身上并没有狭隘偏激的民族排外情绪，对其他民族的劳动人民他同样满怀热忱，以诚相待。他和英格兰小伙子的亲密友谊就



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他和威克菲尔德虽然语言不同，民族习惯也不同，但是他们的友谊却像他们爱唱的小调那么轻快欢畅：小罗宾喜欢听威克菲尔德唱“赞美莫尔、苏珊和西赛丽的小调”，而“更能打动威克菲尔德这个南方人的心弦”的，是小罗宾唱的那“许多饶有风趣的和哀怨动人的北方抒情歌曲”。他们的友谊还经历过劳动和患难的考验，在北部山地赶路时，小罗宾充当向导，而到了英格兰土地上，又是由殷勤好客的威克菲尔德来尽“英格兰庄户人家的地主之谊”。在危难时刻，他们可以为朋友而不顾个人安危。当威克菲尔德不小心跌进弗鲁河，“河里的每一条鳄鱼都眼巴巴地要拿他当食料”的时候，是他的朋友小罗宾奋不顾身，把他救了上来。



正像小罗宾是豪迈的苏格兰山地人的优秀代表那样，威克菲尔德也是英格兰民族的出色人物，是“古老英格兰快乐自由农的典型”。所以，他们之间不带民族偏见的纯真友谊就显得尤其可贵，而他们之间发生的悲剧也就更令人感到惋惜和遗憾。

悲剧起因是一件偶然的小事：为了租用一块牧场。在这件事上，小罗宾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他发现自己无意中租下了威克菲尔德已经向管家租下的牧场，立刻表示了歉意，并且建议两人合用这块牧场。正在火头上的威克菲尔德却一口拒绝了。他眼巴巴看着地主下令收回这块肥美的牧场，把它租给小罗宾，已经闷了一肚子气，而当酒店老板乘机敲竹杠，要同样的价钱却租给他一块“光秃秃的沼地”时，就使他暴跳如雷，一古脑儿把这笔账全算在“不仁不义”的小罗宾身上了。于是他仗着自己精通拳术，提出一个蛮横无理的要求，一定要跟小罗宾“打几个回合”才能再做朋友。

小罗宾并不想打架，他耐心地向朋友解释误会，和颜悦色地向朋友伸出手去，他说：“要是不打几个回合就做要好的朋友，岂不更好？”但是他没有想到，一种不可抗拒的传统势力，已经在他们两人中间制造了隔阂。这种势力，就是英国统治者散布的对弱小的苏格兰民族的轻蔑和歧视，连威克菲尔德也受到了它的毒害。而且，事态越发扩大，酒店老板和酒客们都参加到这场争执里，对小罗宾进行围攻，又是辱骂，又是起哄；更坏的是那个素有劣行而心怀鬼胎的管家，不断地挑拨是非，怂恿威克菲尔德“给他颜色看”。最后他们索性把小罗宾堵在门内，不让他退出酒店，直到小罗宾被朋友打翻在地，受尽羞辱为止。

在这场众寡悬殊的争执里，对比是十分鲜明的。论臂力，论拳术，小罗宾也许都不及他的对手；然而，在道义力量上，他却远远超出于围攻他



的那些乌合之众之上。读者不难看出，在这场围攻里，是谁最文明、最有教养，谁最粗野落后。最粗鲁无礼、心胸狭窄的人，恰好是自以为属于高人一等的优秀民族的英格兰人，而来自苏格兰农村的那位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赶牛小伙子罗宾，却表现得那样光明磊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应该指出，小罗宾是司各特用现实手法创作的许多既平凡朴实而又闪耀着高贵品质和人的尊严的普通苏格兰劳动人民形象之一。司各特认为，只有在他们身上才真正地体现了苏格兰的民族性格。有一次，他曾对到他家做客的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说了这样一些含义深长的话：“我想让您认识一下我们的一些非常优秀的平凡的苏格兰人民：不是那些雍容华贵的老爷太太们，那是到处都有，到处都一样的。一个民族的性格，不是从它的衣冠楚楚的绅士群中可以了解的。”（洛克哈特：《瓦尔特·司各特传》删节本，伦敦亚当和查尔斯·布莱克出版社，1912年，第377页）

司各特通过小罗宾对威克菲尔德的友谊和他们产生隔阂的场面，向“姊妹国家的人民”显示的是苏格兰民族性格的热情坦率的一面和高贵尊严的一面；而后，他又给读者看到了小罗宾严酷复仇的一面。他告诉读者，当小罗宾“被人拦住，打倒在地，揍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小罗宾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他所崇拜的“偶像”——也就是他的“高贵的出身和家世”——被人践踏在地上，受到了玷污和亵渎。这时，权衡友和敌的天平终于倒向一边，除了复仇，再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洗清耻辱了。

小罗宾的复仇不是他个人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他和威克菲尔德私人之间的纠纷，而是一个民族多少年来郁积在心头的愤慨和反抗情绪的爆发，是一种几乎是不由自主的复仇行为。当小罗宾完成了复仇行为后，他并不因为报了仇而感到轻松。他把血淋淋的匕首“一下扔进了熊熊的炉火”：

“喂，”他说，“你们谁要逮捕我，请动手吧——要是火能洗清血污，就让它洗清了吧。”

这时候，小罗宾的内心感情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他的复仇决心始终是坚定不移的，他明知杀人者将遭到法律的制裁，决不逃避这个惩罚；另一方面，被杀死的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美好的友谊毁于一旦，他的内心又感到无限的悲痛。所以，在被警察带走之前，他要求再看朋友一眼。司各特在这个场面里，用一句最平淡的话透露了小罗宾胸中翻腾起伏的思潮：

使旁观的人惊惧的是，小罗宾竟然揭掉了那块盖在脸上的布，带着忧郁的神色直勾勾地望着那张已失去了生命的脸……那些在场的人本来希望看到刚才血流满地的伤口，在这个杀人犯的触摸之下，会再



度喷出血来，但罗宾已重新盖上了布，还简短地说了一句：“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

常常有人批评司各特的描写失之冗长，请看这段文字是多么简洁含蓄！最后这句话，“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包含了一霎间涌现在小罗宾心头的千思万绪，有关于友谊的回忆，有对不可抗拒命运的愤恨不平，对美好青春毁灭感到的惋惜。写到这里，司各特停笔不写了，统统留给读者去体会。

这篇小说的结构和所表现的内容紧密配合，完美地起到了对比和烘托作用。前半部是抒情的，着重表现两个民族的优秀代表人物之间的友谊，文笔平缓轻柔，如潺潺溪流，欢唱着顺流而下。只有开头部分小罗宾姑妈的不吉祥的预言，下意识地表达了苏格兰人在自己的亲人远行到英国人领土上去时的疑虑不安，暗示了小说后半部的凶险结局。后半部则是激昂愤慨的，受歧视民族的悲愤在“围攻”一场里郁结起来，终于在“复仇”一场迸发出来，化为悲壮的行动。

这篇小说也表现了司各特思想上和创作中所存在的矛盾，司各特在政治上是属于保守派的。他当过律师，还长期在苏格兰高等民事法庭担任职务，为维护现政权的社会秩序出过力气。所以在描写两个赶牛人的冲突时，他站在一个有理智的旁观者立场，对于这场冲突表示惋惜，认为这只是一场不幸的误会，借法官之口说，“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由于不理解对方的民族偏见所致，他们都不是有意要走邪路，而是不幸误入了歧途”。最后让法官挥泪作出对小罗宾的死刑判决。然而读者是根据司各特的现实主义描写，而不是根据法官的议论来作出自己的判断的。小罗宾的受辱和他被迫的复仇行为在读者身上引起了强烈的同情和震动。造成这场悲剧的，不是误会，而是英国统治者大民族主义的必然结果。要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就要彻底消除民族间的压迫和歧视，使小罗宾和威克菲尔德这样纯真的友谊不再遭到扼杀。（原题：一出发人深思的民族悲剧——评《两个赶牛人》）



英国文学

狄更斯的《穷人的专利权》

丁时义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工业资产阶级逐渐取代商业金融资产阶级和



土地贵族，在经济、政治上取得了绝对优势。但由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贯不彻底性，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革命前的庞大、腐败的官僚体制，人民群众仍倍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在工业长足发展、工人队伍迅速壮大的情况下，劳资矛盾很快发展成为英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英国工人阶级在 30—50 年代掀起了以“人民宪章”形式向议会要求政治权利的广泛持久的群众运动。这运动，尽管由于内部呈现分裂，改良主义思想严重和资产阶级的多方收买、镇压而累遭挫折，但它那广泛鲜明的群众性和政治自觉性，却标志着欧洲工人运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被列宁誉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英国宪章运动产生了欧洲最早的无产阶级文学——英国宪章派诗歌，同时，也为这时期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被马克思称为当代“出色的一派小说家”的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姐妹和盖斯凯尔夫人等，大都经过宪章运动或深受运动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英国社会复杂矛盾的现实。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数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狄更斯。

查理·狄更斯（1812—1870）出身贫苦家庭。祖父母是贵族奴仆，父亲是海军部小职员。他年仅 12 岁时，便因父亲负债入狱，被迫到鞋店当学徒谋生。后来，又到律师事务所当小职员，到报社当速记员、新闻记者。这段经历使他广泛熟悉了英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也孕育了他那鞭挞现状、追求改革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于 1832 年开始文学创作，1837 年长篇幽默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出版后，成为知名作家。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双城记》等 10 多部以现实生活或历史事件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或讽刺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堕落，或揭露社会制度的黑暗腐败，或同情劳动人民的悲苦遭遇，或表现势不两立的劳资斗争。其深度和广度，简直可誉之为英国工业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社会史诗。

围绕着长篇小说这个创作中心，狄更斯也不时写一些短篇小说。或许是由于人们对他的长篇太熟悉了缘故吧，他的短篇常不被人注意。其实，他的短篇小说也跟长篇小说一样，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和含蓄温厚的讽刺风格。《穷人的专利权》就是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

这篇小说描写宪章运动时期，一个温厚勤劳的老工人铁匠约翰，向政府申请发明专利权的经过。开篇部分是约翰的身世和生活时代简介，主体



部分是约翰申请发明专利权过程中的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乍看起来,前者似乎平淡无奇,后者也似乎过分夸张。但若联系作者的前后创作和当时的社会情况,我们就不难看到,《穷人的专利权》实在是一篇表现了时代的社会本质、体现了狄更斯作品的思想艺术特征,并在狄更斯的创作中起着承先启后作用的优秀作品。

先从小说主人公看。约翰从小苦累操劳,一辈子都在为生活和儿女奔忙。他生活在英国工业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公共弊病”,又经常阅读报纸和上“会堂”听大众讨论,还认识许多宪章派人物。他的一个名叫威廉·布彻的宪章派朋友,更经常对他讲述“咱们工人之所以到处碰壁,就是因为要奉养长期以来形成的那些多如牛毛的衙门,就是因为咱们得遵从官场的那些陋习陈规,还得缴付一些根本就不应当缴付的费用”之类的革命道理。但约翰却认为宪章派的主张不是“纠正弊端的什么好办法”,没参加宪章运动,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机器模型的发明上。但当他为申请发明专利而耗尽钱财、受尽折磨后,他也终于从心底里发出了“不公平”、“多刻毒”的呼声,并对温和派威廉·布彻的下述意见表示完全赞同:“什么‘文件夹主管’,还有‘封烫火漆主管’,那一帮子人都非得废除不可,英国已经叫他们给愚弄糟蹋够了。”

约翰是宪章运动时期英国千百万温厚勤劳工人的典型形象。他那深受压迫剥削、饱经社会不公的身世,表明了宪章运动的社会基础。他从宪章运动的消极旁观者,到对社会发出积极抗议的觉醒过程,表明了宪章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反对暴力派“凭蛮力解决问题”,赞同温和派说理斗争的政治主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宪章运动组织上的分裂状态和思想上的改良倾向。如果再联系狄更斯稍后出版的以描写劳资矛盾和宪章运动为基本内容的长篇小说《艰难时世》(1854),我们就不仅可进一步看清宪章运动的上述内容,同时还可看到资产阶级(庞得贝、葛雷梗等)对工人的无耻收买和残酷镇压,而那个善良朴实、以德报怨的老工人斯蒂芬,就其思想倾向来说,更简直是约翰形象的狄更斯式的继续和发展。

再从小说的思想内容看。约翰花了整整20年工夫,省吃俭用,日夜匪懈,终于在一个圣诞节的前夜,把机器模型的发明搞成功了。他跟妻子激动地“站在机器模型旁边,眼泪簌簌地落到它身上”。然而,在那个视工人为“人手”的时代,发明创造虽为社会之所急需,可工人要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权却比登天还难。小说先借威廉·布彻之口指出政府“有关专利的法律简直是坑死人的玩意儿”,社会到处潜伏着“窃走你艰苦劳动成果”的阴谋。接着就详尽描叙约翰在申请专利权过程中的种种令人晕头

